

长篇小说

女人·潮

THE LIFE OF A WOMAN
NOVEL

BY MA YONGKUN

马永昆·著



八一出版社·出版

女人潮

THE NEW WOMAN IN CHINA
A HISTORY
OF THE CHANGING
STATUS OF WOMEN



I247.5
2208

女人·潮

马永昆·著

THE LIFE OF A WOMAN
NOVEL
BY MA YONGKUN

八一出版社·出版

新登字(京)117 号

书 名：女人·潮

著 者：马 永 昆

出版者：八一出版社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（邮政编码100034·电报挂号6550）

印刷者：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

发行者：八一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 张：7.5

字 数：160,000

版 次：1994年5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0,001—3,000

书 号：ISBN 7-5081-0226-6/I·44

定 价：6.20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高亚东突然从海外归来，一下子震动了渤海县……

1

县委大楼，坐北向南，后倚海上仙山，面笑佳境大渤海湾，依山傍水，丰姿秀逸。凭楼远眺，云遮雾障，山光水色，一览无余。

县委书记孙金，伫立于二楼办公室窗前。他身材魁伟，花甲之年依然红光满面，饱满的天庭镂刻着岁月的风霜。他那双精明和善、聪睿深邃的眼睛，久久地凝视着窗外。他手指间夹着“大前门”香烟，缓缓地吸着。吸完一支，回头将烟蒂在写字台上那绿色烟缸里拧熄，又回过脸去向外张望……

瓜月物盛。楼下的花坛里，正百花盛开，姹紫嫣红，芳香扑鼻。院内两侧，垂柳蔽云，松桐修挺。每当工作之余，凭

窗俯瞰，万木竞翠，草绿花香，无不赏心悦目。然而今天，他虽然也是驻足这窗口，却没有闲心欣赏；一对彩蝶，正在翩翩起舞，追情逗趣，他也视而不见。

他被这件凭空而降的事端难住了。

当他接到市委统战部的电话时，曾惊异地失声道：“什么？他回来探亲？……当真是他？哎呀！这其中微妙的关系，你们是不不知道啊！简直……这可怎么办好呢？……”

孙金又续上一支烟，在地板上踱着步子挖空心思。一位地方党委负责人，每当党中央发出一项新的号召，很难一下子体会到，它与自己的密切关系和内在关系，只有感性认识，没有理性飞跃；一旦当它与自己的实际工作挂上钩，才会有切肤之感。当他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和《叶剑英委员长的九项声明》时，心情还算平静。然而，当他猛然听到高亚东回来的消息，却像火车的启动，全身都强烈地震撼了。

“呀！他还没有死？还要回来探亲？……高亚东啊，高亚东……难道你？……”

孙金又摇头叹息：若是这样，那可真得心中有数啊！真是一潮流水一潮鱼，一架风向一篷鸟啊！从来是潮流一升，泥沙俱下，鱼龙混杂，谁敢担保这人……

孙金再三斟酌：当务之急，该由哪些人到码头去接客人呢？照说我该去，统战部长不须说。他刚排到统战部长姜玉厚，顿生不寒而栗之感：这个人啊，真不可思议，尤其是在接待高亚东这件事上，一定要谨慎，万万不可再有丝毫的粗心大意！高亚东啊高亚东，你哪里知道，想当年，与你一日之雅，而给我们带来的恶果，是何等的苦不堪言啊！

孙金耳边又回响起那可怕的声音：

“打倒叛徒、内奸、死不改悔的走资派！”

“砸烂孙金的狗头！”

“孙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！”

“……”

世界上凡属帐，总是越算越清，唯十年内乱这笔糊涂帐，说不清理更乱，像双脚踹进了沼泽地，若不赶快自拔，则会愈陷愈深。

仿佛生怕再犹豫似的，他急忙转身奔到桌前，抓起了电话。

2

林海涛手执电话耳机，伫立在写字台旁，他那高大的身躯，挡去一页窗扇。他那黑黝黝的大脸庞刚刮过胡子，显得铁青，两道浓眉不时地向上窜动，憨实而敏锐的大眼睛时而明快地向窗外一瞥，时而深沉而又严肃地思索着。他眉宇间的横纹从鼻梁上弓起，又环绕两眉弯下，很是威武。这些沟沟坎坎的纹络，像一组心电图，显示出他那不平凡的经历。

耳机里还呜呜地响着，对方已经将电话挂死了，可他还像没听明白似地听着……

人大常委会办公楼，坐落在海滨路拐角处。大楼设计别致，工艺精湛，一角双门，西北向门是县总工会。东南向门是人大常委会。墙面镶嵌着嫩黄色瓷砖，装以银白色门窗，显得格外娇洁多姿。办公室设在二楼。凭窗俯瞰，海面风光尽收眼底。

刚接到的这个不寻常的电话，仿佛录下了音，连同自己的声音，都在林海涛耳边回荡。

“……是这样，下午要来位客人，人大那面，要去一位主任接一下，可与你……”

“嗨，这有什么，跑跑颠颠，我从不在乎，我曾和你说过，我的病是养过了头，现在身体比‘文革’前还结实。我按时

去就是了。”

“老伙计，你可知道客人是谁吗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高亚东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……要不为什么说，是意料之外呢？正是那个和我们真枪真刀干了8年的那个高亚东——”

“啊！……”

林海涛顿时觉得楼阁在旋转……

支起锅，盖上盖，
烧烧火，做做饭，
你一碗，我一碗，
宝宝睡了留一碗……

在5岁至10岁的幼小年龄里，林海涛和菊仙子经常玩这些小把戏。他俩烧的火，就是几根草秆秆，做的饭就是泥饼饼，支的锅就是板板石，用的碗就是闪光的贝壳，筷子，就是两根树棍。所谓宝宝，就是用粘柔的黄膏泥捏的胖娃娃。他俩把彩纸用唾沫粘在“娃娃”身上，用滑石粉把“娃娃”的脸擦得洁白。他俩就是这样团弄、打扮、侍候、照料，穿了脱，脱了穿，摇她、吻她、哄她入睡。

他俩天真无邪地唱着儿歌：

你烧火，我调面，
蒸大饽，好过年；

开了春，天气暖，
打回鱼虾两大船……

俩人总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周而复始，从不厌倦，毫无烦恼。晚上躺在炕上，进入梦乡，小脸蛋上还刻着清晰的笑靥。

有一天，菊仙子精神不振，海涛忙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菊仙子顺着眼睛摇摇头，头上扎的两只羊角小辫颤颤悠悠，像要起飞的燕子。

海涛抬手摸摸她的头额说：“你发烧了，身上热不热？”

菊仙子只是摇头。

“我试试。”

海涛伸手要掀她的花袄襟，摸她的小肉肉。菊仙子忙退一步，用明亮的黑眼睛瞪着他。

海涛张着大眼睛说：“怕啥？”

菊仙子把黑莹莹的眼睛一闪：“听我妈说，女人的身子，是不好让男人摸的，一摸，一摸——”她忘了妈妈下半句是怎么说的了。

海涛认真地说：“咳，那是说女人嘛！女人就是大人了，你能算是女人么？女人能生出小孩来，你能么？”

菊仙子无话可说了，只好让海涛那正在发育的大手从她衣襟里伸进去，摸摸她那还是骨头架架的小胸脯。的确是孩子的胸，连发达的肌肉都没有。菊仙子觉得怪痒人的，忙制止说：

“中了，中了，试试就中了呗！”

海涛咬咬嘴唇，闪闪眼神说：“是有点烫，我去弄条湿手巾给你解解。”

“别当个事哩。”菊仙子忙制止他。

“你愿不愿吃饭?”

“我见饭就够了。”

“那你馋什么吃?”

“我馋——”菊仙子那乌亮的眼睛瞄了他一眼，才说：“我就馋鲍鱼。”

“那好办，你等着!”他话音未落，一转身便急溜溜向海边奔去。

迟疑了一会儿，菊仙子也跟踪而去。

两礁间，水蓝如墨，海面上涌着一圈圈水漩。海涛在水下摸索了一会儿，脑袋露出水面，一手凫游，一手掠掠脸上的海水，张大嘴巴喷出两口气，接着又扎下水去。他这样三下三上，便双手捧着四个大盘鲍，向岸边游来。拐过礁石，便是浅水海域，他欲站起来水行走，才发现菊仙子在岸边张望，顿时小脸涨得像红布，忙喊道：

“快躲开!快躲开!”

菊仙子仍在莫名其妙地傻笑。她发觉海涛变了脸，不知为何。

“男人洗澡你好看么?”

菊仙子低头一看，方瞅见海涛的小裤放在海边。聪明的菊仙子这才恍然会意，甜甜一笑，登时飞红了她那红润俊美的脸蛋。她左顾右盼了一会儿说：“那我上哪去呀?”

林海涛在水中实在着急了，才让步说：“你把脸儿转朝北面，我不说好，你不准回头，行不?”

“行!”菊仙子说着就把脸背了过去。她曾几次想回过脸来看看大鲍鱼，便催问：“好没好?好没好?”

海涛越急越穿不上，累得满头大汗。

过了几天，海涛也病了，躺在土炕上，眨巴着失神的大眼睛，想到了摸仙子身上发热的情景来，顿时生出一个念头：“这几天她到哪里去了？她不知道我病了么？怎么也不来看我呢？用她那软绵绵的小手，摸摸我的头热不热，那该多好啊！”

母亲疼爱地问：“海涛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给你煮几个红皮鸡蛋，熬大米稀饭加大红枣？”

林海涛眨巴着大眼睛想了一会儿，竟又摇起头来。他只在心里说：“我什么都不想吃，什么也不馋，就是想和菊仙子一起玩玩，前天曾约定：要爬上三神山，去望老铁山。可惜我病了。兴许睡一觉，明天就好了，咱俩手拉手，登上三神山的最高峰……”

想着想着，他便沉沉入睡，削瘦的脸上还留着一丝满意的笑容。

忽然间，西北天上，黑云滚滚而来，霎时，便阴风四起，太阳像恐惧似的躲藏起来，整个天空昏昏欲坠，大地暗黯如洞。眨眼间，狂风大作，树木房屋都嘶叫着，被漩卷腾空，大海咆哮怒吼，浊浪排空，雪涛掀天，浪花都飞溅到三神庙里。

“呀！”海涛闪眼一看，菊仙子被龙卷风漩上了天空。她披头散发，两脚蹬踹着，两手拼命挥舞，高声惨叫：“海涛哥！海涛哥！快来救我！……”

林海涛霍然爬起，不顾山高沟深，拼命追去，他恨自己不能腾空飞起，只是撒泼地跑！跑！跑！边跑边喊：“仙子！仙子……”

猝然间，他仿佛看到：菊仙子翻了两个跟头，便一个倒栽葱似的一头扎进翻腾的大海里。

海涛蓦地骇醒，冷汗淋漓。他霍然爬起来，向外冲去……

林海涛仿佛回到了童年，被惊得面目失色。他茫然凝视着窗外那波平如镜、水清见底、游鱼可数的碧海，不相信菊仙子的童年就是葬送在这个大海里。

同是这个海，可是一旦它发起怒来，便面目全非了。

是的，菊仙子就是从这天起，一场罕见的风灾海难事件，使她爹落水死去，娘投海自尽，她被押到船主高世民家抵债。她和海涛从此便结束了那青梅竹马柔情似蜜的少年时代。

也是从这一天起，菊仙子结识了高亚东……

菊仙子到了高家，像伤了根的禾苗，天真烂漫的少女的心，少女的笑，少女的欢乐，全不见了。她变得孤僻而又倔强，东家分派什么活儿，她便咬紧嘴唇默默地应承，而后便拼命去做。偶尔见到林海涛，便眼里含情地叫一声“海涛哥”，就低下头去。海涛心领神会，急三火四地帮她把活儿干完，自己便匆匆离去。

好心的吴婶嘱咐过她：“千万离高世民远点！”小小的菊仙子，尚不理解这是为什么。

早晨起来，太阳是浓黄色的。它从港湾里吸尽了水蒸气，又把它变成一条闪光的纱带，飘浮在半空。海面是一层薄薄的雾，空气是颤动的，景色虚幻而缥缈。

通往鱼台的迤逦小路上，行走着一个人，她娇弱的身躯是个小姑娘，她的穿戴却是个老太婆，她脸上忧郁的表情又像是一位负荷很重的家庭主妇。她肩挑担子，在雾中穿行，身影时而明朗，时而模糊。她艰难地走几步，又放下沉重的担子，稍加喘息。渔船把鱼卸在海边，她必须把鱼弄上鱼台，然后剖腹摘籽，鱼片腌在缸里，鱼籽摊开摆晒。这些活儿必须早晨干完，否则便不能吃饭。

菊仙子初到高家，主要是侍候高亚东，干些家务营生，一

天到晚，洗衣刷碗、劈柴扫院。虽然这些活计不算轻松，但比起上百斤的担子总是轻多了。那时的高亚东，放学回来便拱到她的小草房里，看她绣花，瞧她织网。有时也想玩小把戏，见她手中活未干完，就草草率率地帮她干几下。但是，一旦被他娘于二仙看见，便是一顿臭骂：“不干活手痒痒吗？你不好生温习功课，总和她泡在一起做什么？”

高亚东听了，常常向菊仙子做个鬼脸，伸伸舌头，一笑置之。

不过菊仙子很懂事，不论多么繁重的营生，她从不向高亚东求助，甚至连一个眼色都没有。但是对高亚东的衣着，她却像大姐姐一样（她还小他半岁），把他收拾得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。有时他衣服掉了扣子，娘于二仙喊他三声，他像没听见，而菊仙子只用一个手势，他便乖乖地凑过去，让菊仙子把扣给钉上。他有时还手把手地教她学写字、画画。他与其他地主少爷不同，没有那种盛气凌人、仗势欺人的纨绔恶习。所以小小的菊仙子，在到高家的头一年里，既想爹娘，又想海涛；既担惊，又害怕。她总是哭着睡去，含泪醒来，心总是空空落落的，小心翼翼地侍候着高亚东，用尽心机支应着高世民和于二仙。大凡一个女孩子，都懂得睡觉的严密，把门闩了又顶。初来乍到，她把小小的高亚东也看得像高世民一样坏，只要黑了天，便把门销死，再也不准他跨进她的门槛。过了一年，她似乎才明白，原来这高亚东也是一个狗屁不懂的毛孩子。她情不自禁地哧哧笑了。

高亚东常常从家偷来美味佳肴，与她共享。每逢过年或人来客至，总是席桌上吃什么，他俩在小草屋里也吃什么。有一次，高世民请客，厨师刚炸出两条加级鱼，准备回锅熘汁，

然而，他上厕所回来，加级鱼不翼而飞，他只怨猫。为此高世民把他骂了一通，还扣了他半月工钱。

这里没有什么奥妙，只有天性。童男童女，天真无邪。高亚东小小年龄，竟也有审美的天赋，他第一次看到菊仙子，就觉得她美如天仙。她那双黑眼睛是那样明亮，宛如一湾秋水，秀眉是那样的修长而妩媚，脸儿是那样白净，肉儿是那样细嫩，嘴唇是那样小巧玲珑，头发是那样乌黑明亮，而且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，连那小辫也总像牛舔的一样光亮。穿戴虽然破旧，但都很得体。高亚东向娘耍性子，非要给菊仙子割件新衣裳不可。娘执拗不过宝贝儿子，只好给她扯了件最便宜的浅花袄。只添了这么一件，菊仙子便又添了三分人材。每当她伫立在那里，真像高级服装店玻璃柜台里的模特儿一样。在高亚东那幼小心灵里，也曾想到：自己身分高贵，但在这么惹人可爱的姑娘面前，不能不降格。这样善解人意的姑娘，即使喂养了一条小狗，它也会摇头摆尾，讨好主人的。小小的菊仙子被命压倒，深知自己一无父母，二无力气，什么本钱也没有，只能观看人家的脸色，周到地服侍人家。

高亚东 14 岁去烟台上学，菊仙子又一次跌进了痛苦的深渊。她从家庭被赶上社会，干起大人的活来。她凌晨四点就得起床，去海边担鱼。刚担起担子，肚子就饿得咕咕叫，虚汗如雨，气喘吁吁。她放下担子，在鱼筐里寻出鹰爪虾，拈去头，不顾剥皮便填进嘴里，这才腾出手来，扯起破旧的衣襟，擦擦脸上的汗水。她的衣服上粘满了鱼鳞，鞋也露出脚趾头，人也骨瘦如柴，面色憔悴灰白，只有头皮还是那样的黑，但却乱如雀窝。她那么早被迫起来，哪有工夫去梳理头发？燥热使她头皮奇痒，她两只手一齐插进头皮里，不停地

抓挠，直至觉得痛快为止。她的两只眼睛深深地陷进一层阴影里，失去了少女水灵的光彩。她的嘴角弧线流露出她内心的痛苦。她的体态、神情、说话的声音、看人的神气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集中表现出忧愁。

高家好像一个蛇洞，除了阴森，就是刻毒，除此什么也没有了。

有天晚上，高世民像蛇一样钻进她的房里，满脸淫笑扑在她的身上。菊仙子的心魂整个地陷进了强烈的恐惧里。这种完全抛弃了长辈尊严、恬起脸皮、在少女身上贪求欢乐的人，是最可怕的败类。他一只手紧紧搂住菊仙子的腰，另一只手在她的大腿上摸弄着，要扒她的裤子。菊仙子拼力拉开他的手，他又去抚摸她那刚刚隆起的小乳馍馍。她的心乱了，大声喊叫着：

“高老爷！我求求你，我给你磕头，这桩事不行！我才13岁，我还怎么做人？怎么给你做活？我一世也抬不起头来呀！高老爷！我求求你，你放了我吧……”

疯狂如兽的高世民不顾一切，无耻地说：“我就稀罕13岁的小嫩肉……”

菊仙子喊声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急。正巧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高世民这才像狗一样夹起尾巴溜了。

从此，菊仙子搬到吴婶厢房里去住。

但是，她早上四点钟上工，晚上八点钟收工，一天到黑都活动在高家大院。每逢要到哪里去，她总是先想想，该怎么躲开高世民那条毒蛇。可他总是贼心不死，总像影子一样出现在她身边，堆着淫笑献殷勤。